三教平心論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教平心論

劉謐撰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諭。朕惟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貫通。於是人各異心。心各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爲異端。懷挾私心。紛爭角勝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迹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導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誘掖奬勸。有一不引人爲善者哉。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曰。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眞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吾坐致太平矣。何尚之對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斯言也。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化貪吝。誘賢良。其旨亦本於此。苟信而從之。洵可以型方訓俗。而爲致君澤民之大助。其任意詆毀。妄揑爲楊墨之道之論者。皆未見顏色。失平之瞽說也。朕居藩邸。留心內典。於性宗之學。實深領悟。御極以後。宵旰靡遑。且恐啓天下以崇尚釋教之疑。是以未嘗形之談論。欲俟庶政漸理。始舉三教合一之旨。提撕警覺。以明互相詆毀者之非。今逾十年矣。聽政餘暇。偶將朕之所見。並昔人論說數條。舉以示天下之學道者。古人有曰。周、孔六經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言。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爲其本。事跡雖異。理數不殊。皆可崇可慕者。又有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塞欲。

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又有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又有曰。佛之言性。與諸書同。聖人同其性。則廣爲道德。人能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於人。則可以福吾親。可以資吾君之安天下。又有曰。佛之道與王道合。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佛之道亦曰中道。不偏不邪。其旨相同。又有曰。佛教之設。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偏而歸善。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又有曰。人謂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不思釋氏之六波羅蜜。由禪定而到彼岸。豈非下學上達之旨乎。又有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而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眞以治身。以其緒餘土苴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而其得道之眞。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以上數條。皆於聖賢之理。同流共貫。未見其爲謬異也。三教雖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專。其各有所長。各有不及處。亦顯而易見。實缺一不可者。夫習釋、道之學。雖有偏有正。而習儒者之學。亦有眞有僞。卽如釋中以狂空欺世。道中以邪術愚人。是固釋、道之罪人也。亦如儒中博覽詩書。高談仁義。而躬蹈亂臣賊子之行者。謂非名教之罪人乎。若掩人之長。而斥其短。隱己之短。而誇其長。互相肆口詆排者。皆私詐小人形態。非仁人君子懷德抱道之所爲。亦徒見其不自量耳。數年來。有請嚴禁私自剃度者。有請將寺觀改爲書院者。有縣令無故毀廟逐僧者。甚至有請僧尼悉行配合夫婦。可廣增人丁者。悖理妄言。惑亂國是。不思鰥寡孤獨。爲國家之所矜恤。彼旣立愿出家。其意亦爲國家蒼生修福田耳。乃無故強令配合。以拂其性。豈仁君治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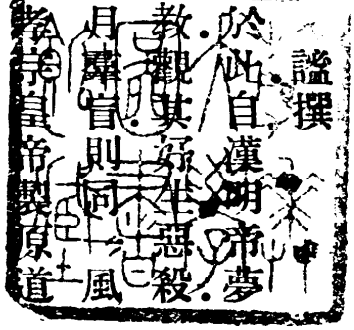
下者之所忍爲乎。因皆下愚小輩。朕亦未窮治其妄誕之罪。至於品類不齊。其中違理犯科者。朝廷原有懲創之條。而其淸修苦行精戒明宗者。則爲之護持。其邪說外道。則嚴加懲治。如道恣行峯之紀載謬妄。法藏弘忍之魔說猖狂。朕悉降旨指摘。決不令混冒正法。以致眞僞罔辨也。朕於三教同原之理。探溯淵源。公其心而平其論。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有各挾私心。各執己見。意存偏向。理失平衡者。夢覺醉醒焉。故委曲宣示。以開愚昧。凡有地方責任之文武大臣官員。當誠是朕旨。加意護持出家修行人。以成大公同善之治。特諭。

三教平心論序

三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以亡名。三教之興。其來尚矣。並行於世。化成天下。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疏焉。孤山圓法師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誠古今之確論也。嗟乎。執迹迷理者。互相排斥。致使先聖無爲之道。翻成紛諍之端。良可歎也。比觀靜齋學士所著一理論。言簡理詳。盡善盡美。窮儒、道之淵源。啓釋門之玄閫。辯析疑惑。決擇是非。未嘗不出於公論。譬猶星之在稱。輕重無差。鏡之當臺。妍醜難隱。斯論之作。良有以矣。通城實堂居士吳鼎來。智識超邁。嘗與至公（嘗與出史記。謂言意相合而與之友善也。）命工繡梓。以廣其傳。欲使覽者如白居易、張商英等唐、宋諸賢。察其至理。直趣眞際。同脫塵累。豈小補哉。時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日謹序。

三教平心論卷上

靜齋學士劉謐撰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慾。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職。日月肆眚。則同一風化也。由麤迹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故 

辯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誠知皮膚也。血脈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

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轇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

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眞。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缺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是非非。紛然淆亂。蓋千百年于此矣。吾將明而辨之。竊以爲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巧。則可以渙然冰釋也。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至於黃金滿籯。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辨而明者。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

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超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翛然於清淨寡欲之境。而吐故納新。積行。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量無窮。快樂自在。

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經云。長生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

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爲報刹。姑以一世界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爲四洲。東曰弗于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四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有生老病死。是爲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卽百萬也。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卽百億也。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爾。一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一百萬貫。方爲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刹也。一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樹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其中胎卵溼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修行十善。觀四念處。行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僞無所容。斷九十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密。常用熏修。其間爲法忘軀。則如割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參請。而不怯不疑。爲物忘己。則如忍苦

割肉餧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畏。錢財珍寶。國城妻子。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之如遺脫。從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劫。而此心愈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四句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證六通五眼。得四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之上。是爲一切種智。是天中之天。是爲無上法王。是爲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華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欲令衆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是故辨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徧法界也。儒猶治一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政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年間

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闍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三教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教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天世間。有人世間。有餓摩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遍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眞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儒家之五常。卽是其意也

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妒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眞妙戒。卽是其意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若夫後之三乘者。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眞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者也。

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經掃地。揚子雲明太玄之妙而諂事漢公。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女主。是皆自儒家出也。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林靈素以神霄夢惑徽廟。天上神仙鄭化基。而實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一。而實一凡庶。是皆自道家出也。胡僧呪術不能殺傅奕。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顥。佛齒靈矣。而碎於傅奕之羊角。佛牙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尙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剛大正直教人爲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也。道以淸淨無爲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爲心。不許以人足踐生草。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可乎。佛以無相爲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憑頑石以惑衆。可乎。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牙而可壞。僞而非眞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僞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庸可執是以議三教哉。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光淨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優劣。豈易以立談叛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欲尊己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變身爲釋迦、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也。佛滅之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王時。老子始生於楚岻縣。爲周柱下吏。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爲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

胡。必假佛以化胡也。隋僕射楊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乃與尹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常謂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爲道。安用化胡爲佛。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法琳作破邪論。大略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之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抑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誣。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爲菩薩。猶未爲太。失也。至於指老子爲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最上一乘不可言傳之妙。人天百萬。昔皆罔措。而惟迦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迦葉付法於阿難。即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爲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爲老子。則老子乃宗之祖師也。不亦謬之甚乎。是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杜撰之言。矯誣已甚。識者奚取哉。

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言。相爲終始。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圭堂居士之言曰。佛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兩教對立而交攝。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也。傅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是三教未嘗不合爲一也。今獨優佛教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殊不知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出於其手。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則彼必仗儒教而抑佛教。武宗相李德裕。而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道家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措心積慮。不使人得而軋

己者。吾若尊佛教而藐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崔浩信寇謙之。而悉誅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之。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爲方便之說。謂佛教與儒教合。則庶不激儒教之怒。謂佛教與道教同。則庶不啓道教之爭。謂三教可合而爲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而進之於佛。故曰。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而世之好議論者。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道。劣佛者議佛。三教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將平其心以評之。竊以爲議之當其罪。則彼說不容於不屈。議之失其實。則己說有時而自屈。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誣也。今取議儒者觀之。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抑不思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可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乎。焚膏繼晷。矻矻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蓋遷之學。非儒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程頤儒者也。其論佛也。則以爲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蓋佛之說無涯。而頤之見有限。對醯雞而談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儒教則有之。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申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予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唐有傅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七上疏謗毀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以辯之。其論曰。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則不然矣。夫由余出于西戎。輔

秦穆以開霸業。日蟬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夫絕羣之駿。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珍。非諸華之物。是以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於遠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去病而蠲邪。豈以遠來而不用。夫除八苦以致常樂。其去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至矣。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疏乎。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羅不足尚。又不然也。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限。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持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仁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來。故棟宇易橧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代皆禁妖言。處處悉斷邪祀。豈因捨其財力。營魍魅之殿堂。放其士民。入魍魎之徒衆。況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皆厝心而崇信。竝稟教以皈依。是豈尊妖干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眞。使之然耳。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青衿有罪。非尼父之失。皁服爲非。豈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憍倨。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也。傳云。道人梟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乎。嫁取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毀大慈之善衆。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

獸心害善亦何甚乎傳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國之廟以木爲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乎親不可忘故爲之神主以表罔極之心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傳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不思能仁設教豈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豈弘桀紂之事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辛癸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則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哉傳云未有佛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不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無篡逆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則示天堂之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耳夫以傅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辨惑之論是非曲直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

厥後有韓愈者其見猶傅奕也原道佛骨其作奕之章疏也奕謗佛於前卽有師政以辯其惑愈謗佛於後曷爲無人以議其非蓋奕爲太史令時藝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而當理雖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辯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辯之使其言之誤後世乎愈之言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五天竺爲南閻浮提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爲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上玉燭和氣是儒家亦以彼爲中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亦

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閻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閻浮提內。豈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何以知此果爲中。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爲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爲四夷。外此更無去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殷盛。故號曰大秦。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國。而漢書以身毒爲中國。信不誣也。井蠡不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

愈又曰。舜、禹在位百年。此時中國無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殊不知修短之數。係於善惡。而善惡之報。通乎三世。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以是知今世之修短。原於前世之善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修短。享國之久者。前世之善爲之。運祚之促者。前世之惡爲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長年。不仁者必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仁矣。而回反夭。膳人之肝。跖可謂不仁也。而跖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位纔二十三載。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六載。年止四十八。其厤數皆未及一世。其享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書乎。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

世之久。則可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舜、禹在位。固皆至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爲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佛而年夭。則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爲在位四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

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爲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佛說爲善有福。爲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文帝謂何尙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尙之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送沙門疏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勸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淺陋可得而安矣。世降俗偸。不有釋氏以化其心。則勇者將奮而思鬬。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人。將紛然而羣起矣。呂夏卿得入師經曰。小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由是觀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教之三乎。

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輕耕而食者豈獨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執大於此今之以佛爲師者默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拙惡而趨善其人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經悛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蓋日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餐兮亦孰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民之窮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也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旅不齎糧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愈繁僧尼不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也天下富羨攘盜株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患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子何必患盜哉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干出家者繁哉

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蓋指出家者而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稱其爲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也太伯捨太王而逃荊蠻孔子美其爲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況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果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況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父不過極其敬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

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君父也自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迦之長子也自釋迦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尊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況常人之心有親疏而佛心則無親疏常人之心有限量而佛心則無限量常人知有己之君父爾而佛則無爾殊故圓覺經曰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爾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

愈又曰禁而相生養之道豈不曰娶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頓漸曷嘗使人人爲曠夫箇箇爲怨女哉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淫離非梵行者永斷淫慾也離邪淫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淫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雖經多劫祇名熱沙此爲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淫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不能棄捨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爲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戒人娶妻也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晝卦義在正蒙則曰夫夫婦婦美化行乎江漢則漢上游女不可求思關雎應於麟趾則衰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卽釋氏不邪淫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己妻妾未能遠離者得生天福曷嘗禁其生養之道哉

愈又曰。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於區區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儕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向於佛。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遵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而頓。蓋期以識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也。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持五戒。則其福報可以爲人。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以生天。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麤迹言之。則聲聞、圓覺。猶不過爲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爲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朱晦庵之論佛也曰。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世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皈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正晦庵所謂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皈之者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謗佛。正猶越犬不識雪而吠。蜀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三教平心論卷下

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哉。浬槃經曰。爾時世尊。以大悲力。從心胷中。火湧棺外。漸漸闍維碎金體成未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吳孫權赤烏四年。康居國三藏康僧會至金陵。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於是齋潔懇求。至三七日。聞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權與公卿黎庶聚觀。曰。希世之瑞也。使力士鎚之而砧碎。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其地。曰佛陀里。又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嵩禪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九流百家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臻於佛者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竝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則金驛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以之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故雖褒稱嘉美。以爲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特異。與世爲祥爲福者耶。

愈又曰。乞以此骨。付之水火。然後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夫不識佛爲大聖人。何其顛倒錯

亂。一至此哉。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公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師曰。佛以梵王帝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爲高論。由是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梵王帝釋遠矣。而梵釋猶爲凡夫。自堯、舜、禹、湯至于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羣聖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也。謂予不信。則請以前所紀佛氏之極功觀之。佛則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恆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或人問佛於文中子。答之以聖人。玄奘譯經。而唐太宗名之以聖教。本朝太宗皇帝。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譯經序。號曰三藏聖教序。有曰。翻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眞宗皇帝賜天竺明教大師法賢譯經序。而號曰繼聖教序。有曰。龍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蕊蔕仰歎。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裴休曰。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疊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謗佛者。生爲愚人。死爲愚鬼。捨身受身。愈趨愈下。善擇術者。果如是乎。

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又曰。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蓋謂憲宗爲佛所惑。而又因以惑衆也。愈又不思甚哉。孔子曰。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既明且哲。洞屬◎是非。凡所作爲。必眞見其理之可爲而後爲之。斷斷乎不爲事物所惑矣。故以愚人而奉佛。謂之受惑可也。以明主而奉

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宗爲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觀其刱弘福寺也。則曰專爲崇穆太后追福。言發涕零。躬自制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及玄奘法師之譯經也。則爲之序。而名之曰御製三藏聖教序。覽菩薩藏經。愛其詞旨微妙也。則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序。虞世南之卒。而夢其進讜言如平生也。則卽其家齋僧造像。以資冥福。念建義兵以來。殞身以。行陣者。莫之極也。則普爲義士兇徒建寺刹。享太平之後。念手誅千餘人者不及見也。則以御服施僧。而求薦擢。蓋太宗之聰明。遠過於憲宗也。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是豈爲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爲不諫其奉佛乎。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京兆玄琬。其欽崇皈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爲然也。宋璟剛介爲唐朝第一。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抱大節忠於國家死而不變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輕名利少緣飾純孝而清正者。孰若夫魯山。則以母亡而刺血書佛經數千言。至於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參無住之禪。權德輿著草衣之記。彼諸賢聖。皆表表然不出。出者。使佛教果能惑人。亦安能惑如是之聖賢耶。以是知唐之君臣決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非細故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太山北斗。愈之所是。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諦察。而考其所以操履者。則何如哉。吾嘗

因其遺文。考其操履。乃知愈光範三書。求售於時宰。何其急於富貴乎。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衍。以待取。其待而不求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重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難進易退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高。愈之嗜進。一至於此。則於道義掃地矣。愈之書。欲朝廷因己之爵祿。以誘至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溢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義。如尹、傅之流者。非幣帛之聘。肖像之求。不輕其身以爲世用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則愈之操履。蓋可知矣。

及于頗之相也。愈至上書以媚之。考之唐史。頗則屈強犯命。有擅取鄧州之逆。廣募戰士。有專據漢南之心。教舞八佾。聲態雄侈。有窺覦僭竊之意。天子謂其深懷姦謀。王彥威謂其得全腰領爲幸。則頗乃少誠、元濟之流亞也。愈乃誦詠讚美。稱其有聖賢之言行。稱其有德而且有言。擬之以商書之灝灝。周書之噩噩。則愈之諛佞。不亦甚乎。昔宇文士及譽太宗。而太宗斥其佞。山人范知璿譽宋璟。而宋璟責其諛。以太宗之聰明英武。宋璟之剛正方大。二子譽之。良不爲過。而猶不能免佞諛之誚。況于頗之陰蓄異志。近助朝廷。而愈乃極口譽之。則愈之佞且諛也如此。巧言令色。孔子恥之。讒諂面諛。孟子戒之。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潮陽一斥。周章惶怖。遽奉書天子。而諷其封禪。意在貢諛於朝廷。而冀脫其遷謫。抑不思封禪之說。不出於二帝、三王之書。而創建於秦皇、漢武之世。故倪寬封禪議曰。薦享之禮。不著於經。則封禪之不經。不待

識者而後知矣。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不經之說。胡爲纔遭廢黜。遽自衰謬。卽以秦皇、漢武不經之事訣其君哉。當太平極治之時。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藩鎭初平之後。正宜恭儉節用之不暇。而可導以侈靡乎。在都俞虞歌之列。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既蒙譴謫之際。正宜闔門待罪之不暇。又可出位而有言乎。方士毛仙翁者。挾左道以亂政者也。愈方抑鬱於斥逐。而仙翁執之以吉兆。於是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卽掃室累矣。況一日歡笑。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愈何爲易於動搖如此乎。愈詆佛爲異端。乃低首下心。鞠躬屛氣。以兄事仙翁異人。甚矣其無定守也。

黃陵二妃廟者。不在祀典之神也。愈斥潮陽而過洞庭。遂禱二妃以求脫禍。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具禮以祀之。爲書以誌之。夫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爲回邪求福如此乎。愈詆佛爲夷鬼。乃伈伈倪倪。搖尾乞憐於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恥也。士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愈纔遭遷謫。卽顚沛擾亂。抑鬱悲懆。旣以封禪諷天子。又以吉凶求仙翁。又以禍亂禱二妃。則愈豈守道不變者乎。故當時大顚謂愈曰。予知死生禍福。蓋係乎天。彼黃陵豈能福汝耶。主上繼天寶之後。奸臣負國而討之。糧魄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子乃欲封禪告功。以驕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子之欲婦。子奚忍於是耶。且以窮自亂。而祭女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已。是不知仁也。強言以顚之言。見於退之別傳。所紀者如此。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愈之光範三書以自售是也。既得之。忠失之。愈之陷。事于頗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取。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愈之操履若此。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矣。由是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爲儒哉。況愈之爲文。尤不能無可議者。原道之作。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抑不思無極而太極。斯其所謂道也。所。時也。安有所謂愛之博。行之宜者也。愛之博。行之宜。無非斯道之流行發見也。而愈乃謂道曰。博愛行宜而出。毋乃顛倒之甚乎。愈之不知道也如此。處州孔子廟碑之作。謂社稷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座。抑不思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惟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乃其辱耳。愈乃以社稷無屋。不如孔子有屋之榮。毋乃悖理之甚乎。愈之不知經也如此。

原道謂堯、舜、禹、湯以道相傳。是矣。禹沒四百年。而湯始生。謂湯接禹之傳可也。愈乃謂禹以是傳之湯。湯沒六百年。而文、武始出。謂文、武接湯之傳可也。愈乃謂湯以是傳之文、武。豈有能沒數百年。而能以道傳人者乎。又曰。軻死不得其傳。愈亦知死則不能傳道矣。何爲既死之禹、湯。乃能傳道於後世哉。愈之不知道也又如此。

與馮宿書。自比揚子爲太玄時且謂勝老子。又引侯芭之論。謂玄勝周易。夫老子五千言。固非揚子所能及。至於易。則更數聖人而後爲全經。雖孔子之聖。猶謂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而愈乃謂不及揚子之

太玄何其謬哉。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昔人謂其如吳、楚僭號以稱王。擬易猶不免乎僭。而謂其勝易。可乎。愈之不知經也又如此。

唐人黃璞論歐陽詹謂其以一倡婦一慟而死。而譏其不孝。愈作歐陽詹哀辭。乃稱其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夫譽其所可毀。則其言之矯誣也甚矣。

作諫臣論。譏陽城非有道之士。及城守道州。而愈送太學生何堅還道州。又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國。比之黃霸治潁川。夫前毀而後可以譽。則其言之反覆亦甚矣。

原道謂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是。則孔子之道。乃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與孟簡書。謂羣聖之道大壞。其禍出於楊、墨。其讀墨子。乃謂孔、墨相爲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乎墨氏之道。亦可謂之壞羣聖之道也。夫老也。墨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爲老。又指孔子以爲墨。不亦叛孔子之甚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肯師逢蒙之射羿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爲可傚。則愈之叛孔子。亦可傚乎。抑愈雖詆佛。而又取於佛。其交大顛也。則取其聰明識道理。其送高閑也。則取其一生死解外膠。其作馬彙行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之而且取之。既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蓋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取捨。莫知適從。故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不復慮其遺臭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毋以私心論。毋以愛憎之心論。試平其心而評之。則愈之爲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眞儒乎。

當是時、韓、柳俱以文鳴。韓則詆佛。柳則學佛。觀子厚贈重巽法師序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且由儒而通者鄭中書、孟常州、連中丞。以中丞之辨博。常州之敏達。中書之清直嚴重。且猶崇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其送文暢上人序曰。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眞乘法印。與儒典竝用。而人知方向。至於送琛上人序。送暠上人序。製南嶽大明律師碑。製六祖賜謚碑。製南嶽彌陀和尙碑。作法證律師塔碑。作永州淨土院記。作柳◎大雲寺記。無非闡明佛法。開示冥愚。故東坡過曹谿而題曰。釋教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子厚南遷。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可不使學者曰◎見而誦之。然則子厚之稗於佛教如此。宜東坡喜稱而樂道之也。然儒家不滿於子厚者。以其失節於王叔文耳。斯固子厚之失。而深求子厚之心。亦下惠不羞汙君之意。初非附權勢而饕富貴也。觀其永州之斥。怡然自得。所謂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之事。未嘗有焉。則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及起爲柳州刺史。而友人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非人所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卽具表請以柳易播。雖禹錫得改連州。不待以柳、播相易。然卽此一念。其賢於愈之患失者。豈不猶伯夷之於盜跖乎。深求韓、柳之爲人。大概韓嗜進而柳安靜。韓奔競而柳恬退。故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韓退之嘗病予嗜浮圖。予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其賢於逐逐然惟印組是務者亦遠矣。妙哉子厚之言。深中愈之膏肓也。又曰。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又曰。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

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忽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又曰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詳觀子厚之言則韓柳之見豈不天淵也哉後世經生學士不及詳考韓之是非而徒欲傚韓之詆佛歐陽文忠公今之韓愈也舊唐書謂愈性愎忤當時達官皆薄其爲人而公則喜其攘斥佛老乃隱其惡著其善而稱其佐佑六經太宗濟世安民爲不出世之君公則惡其復立浮圖乃掩其長責其短而指爲中才之主凡唐人皈向大乘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迹者公則憤憤削去而不書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抑不思謹庠序以設教而羊質虎皮鳳鳴鷙翰者滔滔皆是也及聞作善受天堂之報則善心不期而自生譚禮樂以陶民而口筆尹旦身心管商者比比皆然也及聞作惡受地獄之苦則惡心不期而自革孝宗原道辨曰佛立五戒曰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有由是言之則佛氏之教豈劣於詩書雅頌哉

又曰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抑不思言劫數之長遠是佛之見通達過去未來無有限礙非若儒者據書契之紀載僅知數千百年之事而止也言世界之廣大是佛之見洞燭虛空法界無有邊際非若儒者按職方以考驗僅知中國四夷之事而止也無盡護法論曰人有極聰明者有極愚魯者聰明者於上古興亡之迹六經子史之論皆能知之彼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乎由是言之則佛氏之說豈可謂之不驗無實哉

又曰。憲宗幸福得禍。抑不思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儒言天命。佛言定業。蓋不可逃之數也。豈自。前善惡爲之哉。盜跖壽終而子路醢。非儒教之無驗也。

又曰。佛爲中國大患。抑不思儒固化中國以善。佛豈教中國以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皆不可評之理也。夫亦何患之有哉。天人皈向。而鬼神欽心。有大利益於彼也。大槩公之詆佛。乃師於愈。而公踐履。亦師於愈。大庭唱第。抗聲祈恩。卽愈之上三書也。首唱濮議。頗喧物論。卽愈之請禪也。老而悲傷。睠焉憂顧。張無盡謂觀修之書尺。諜諜以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無所容。視愈之不達天命。求仙禱神。同一見趣也。所修唐書。瑜不掩瑕。張無盡謂其臆說褒貶。而爲吳縝糾其繆者二百餘條。視愈之肆筆成文。頗多繆論。同一意識也。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其後覩韓愈別傳。乃跋之曰。余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顛蓋非常人。余嘗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厚不爲過也。夫旣非釋氏。而又取釋氏。視愈之交大顛。送高閑。稱馬彙同一趨向也。道同志合。有如此者。謂之今之韓愈。信矣。

自公師愈。而諸儒競師愈。程明道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抑不思釋氏六波羅密。皆下學上達之說。禪波羅密謂由禪定以到彼岸也。禪定則是下學。到彼岸則上達矣。檀波羅密謂由布施以到彼岸也。布施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他如精進、持戒、忍辱、智慧。而到彼岸則上達矣。故解脫了義經云。學有六事。所謂六波羅密施。戒忍是增上戒學。禪定是增上心學。般若是增上慧學。又四弘願曰。法門無量誓

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無非由下學而至上達者謂之無下學可乎

朱晦庵曰釋氏自以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實不識心性抑不思首楞嚴一經乃心性之遂學其言曰前塵虛妄惑汝眞性又曰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所以破妄心也又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汝眞心又曰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所以明眞心也又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天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所以明此心之周徧無外也又曰各各自知心徧十方一切世間所有諸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所以證虛空妙心而入佛境界也謂之不識心性可乎

張橫渠不信輪回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回爲未之思此卽莊子息我以死之見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回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回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託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繹幼卽病目醫療不効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于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輪回之說矣乃以釋氏輪回之說爲非是何其不察之也

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僞教怖令爲善此卽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既死誰復窮治哉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隋史載開皇中大府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於冥間見周武帝受罪帝謂文昌曰既還家卿爲吾向隋皇帝說吾滅佛法罪重爲營功德俾出地獄文昌奏其事文帝遂敕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名臣言行錄載王

荊公子名雱所爲不善凡荊公悖理傷道之事皆出於雱及雱死後荊公彷彿見雱荷鐵枷立于門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雱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之思也

張橫渠曰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抑不思莊子曰四海在天地間猶礨空在大澤中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非塵芥而何白樂天曰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非夢幻而何橫渠自不悟此豈可謂悟之者爲非是乎程明道曰釋氏要脫去根塵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抑不思大慧禪師曰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猛虎尙可回避心意識無你回避處則學道者安可累於根塵哉六祖大師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悟道者曷嘗累於根塵哉明道自不了此豈可謂天下無此理乎

張橫渠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夫橫渠以實際爲誠可也而謂其誠而惡明則未之思也楞嚴曰明極卽如來淨極光通達法華經曰普明照世間明了心決定惡明者果能如是乎溫公曰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者吾不信妙處在無我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夫溫公以無我爲妙可也而不信天堂地獄則未之思也

劉元城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可知其無有列禦寇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不信果爲知理乎

橫渠曰釋氏誣天地爲幻妄何不觀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不能以一瞬則天地之終窮固

出於蘇東坡之說也。豈獨釋氏有是言哉。
明道曰。謂釋氏實是愛身放捨不得。何不觀五代史曰。佛於頭目手足。皆以施人。則佛不愛身。固出於歐陽公之筆也。豈獨佛書有是說哉。
伊川曰。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抑不思智者觀於未形。愚者暗於成事。既曰高明。而復謂其受惑。可乎。
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禍害甚於楊、墨之害。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爲害。可乎。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答曰。任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夫伊川不能明指其何處差。何處不是。而徒泛言其差與不是。豈天下之公論乎。夫不能指其何處差。是終不見其有差處也。不能指其何處不是。且終不見其不是處也。直欲以愛憎之心。而誣之曰差。誣之曰不是。天下後世。豈無根之語所能欺哉。至於晦庵指其實見之差。謂釋氏之學。正謂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無理之時以自肆。殊不知釋氏非厭惡此理。而欲無此理也。正以世有二障。曰事障。曰理障。不特事能障吾之心。而理亦能障吾之心。圓覺經曰。若諸衆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佛者。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眞。而執滯此理。亦未免爲心性之礙。是以勉強力行之初。固當研窮此理。從容中道之後。則不

可執滯此理。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不特釋教如此。而儒教亦如此。只如周文王不大聲。不長夏。則是除事障也。至於不識不知。則理障除矣。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則理障除矣。文王聖人也。顏子幾聖也。固能不爲理所障。若分量未至於聖。則只能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勉。以除理障哉。晦庵分量遠未到此。所以徒欲執滯此理。而謂釋氏不合厭惡此理。且指爲實見之差。識者觀之。則知差不在釋氏。而在晦庵也。嗟夫。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屣而昇。蒼蒼彌高。鼓櫂而遊。茫茫彌遠。而後進向之所覩未盡也。所覩未盡而輕議論。辭窮理屈。則寂無容聲。明道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窮也。晦庵曰。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晦庵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及也。

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毀之。倣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與大顛答問甚詳。愈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安得而不斥之。大顛曰。計子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愈曰。吾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其不道先王之法言也。且子無乃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吠犬焉。旦暮所見者惟舜。一日。堯過舜館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正以常所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嘗

以孔子爲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怪之是舜犬之見也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故婦人在室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從子終其身惟他人是從是妾婦之道也今聞人以爲非遂從而非之乃妾婦之見也由是言之愈之毀佛舜犬也傚愈而毀佛者非妾婦乎爲舜犬爲妾婦無非見聞不廣而然耳

漢有牟子者嘗著書辨明佛教名曰理惑其說曰吾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吾未解佛經之時誦五經之文以爲天下之理盡在於是既覩佛經之說回視五經猶臨天井而窺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也又曰少所見多所怪覩駱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非覩駱駝言馬腫背乎識者於此盍亦詳觀諦察較短量長而思之曰我之教果優於彼乎抑劣於彼乎彼之道果劣於我乎抑優於我乎佛之神通妙用所不必論姑以其徒之至中國者觀之明皇問一行以國祚一行曰蠻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其後明皇以祿山之變而幸蜀唐祚終於昭宗而昭宗初封吉王悉如一行之說儒家以聰明睿智爲至聖果能有此先見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貴此也抑不思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不貴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見不能至此也大耳三藏法師得他心通忠國師試之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忠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在西川看競渡儒家自堯舜迄孔孟果能有此默識乎舉是說與儒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尙此也抑不思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非不尙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識不至此也

至於達磨大師既葬之後。而以肉身西歸。萬回大士一日之間。而能往返萬里。耆域以一身而同時應百家之供。圓澤於一世而悉能知三生之事。羅漢作禮仰山寂。獄神受戒於嵩岳珪。曇始劍所不傷。寒山隱入石壁。生死去來。惟意所適。神通變化。不可測量。是雖佛教之糟粕。初非宗門之所尚。然自餘教觀之。終未有如是之奇蹤異軌。見既未能及此。而欲輕議佛教。不知其果何說也。若曰因果之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敬不足行。謂暴爲無傷者。反爲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則不茹葷者。孔子以爲祭祀之齋。致齋三日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若曰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簡子之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術。宋庠救諸螻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曷嘗不以護生爲盛德之事哉。若曰飲酒之戒非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也。沉亂於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號呶。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曷嘗不以沉湎爲召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尚。則伊尹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不廢移木之賞。齊威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若曰邪淫之戒爲臆說。則美反正。刺淫泆。見於聲詩之所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淫也。若曰布施之說爲狂言。則賜貧窮。賑乏絕。見戴禮之所記。是儒家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禪定非善道。則知止而後有定。

大學何爲取之。若曰。忍辱非美事。則小不忍必亂大謀。論語何爲戒之。若曰。惡口不必戒。則禮記何以曰惡言不出於口。若曰。嗔恚不必戒。則尚書何以曰不啻不敢含怒。若曰。兩舌之戒非急務。則爾無面從。退有後言。何以諄複於帝舜之命。若曰。綺語之戒爲迂闊。則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何以見刺於小雅之章。若曰。貪欲無傷於事。則貪人敗類詩人何爲刺之。若曰。邪見無害於道。則邪說誣民。孟子何爲闢之。若曰。毀其形綴其服。非天下之中道。則泰伯斷髮文身。何爲稱之有至德。若曰。不嫁娶不養育。絕人倫之常道。則魯山終身不娶。何爲論之。以文行。佛之大道遠理。固未易與俗人言。姑以其麤迹論之。不知何者爲可非。何者爲可毀乎。見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免爲舜犬妾婦而已矣。

牟子曰。吾之所褒猶取塵埃以附嵩泰。收朝露以益江湖。子之所謗。猶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決。吾之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所謗不能令佛下。今之非毀者。亦何傷於佛教哉。秖自速戾于厥躬耳。張無盡曰。韓愈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夫作史者。採摭人之實迹。設或褒貶不公。尚有形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故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今人只是謗佛。已種無量罪因。況佛以善道化人。信佛者必爲善。不信佛者必爲惡。惡積則滅身。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知。則繫辭云。遊魂爲變。孝經云。以鬼享之。左傳云。鬼猶求食。張睢陽云。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渝此

盟。明神殛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閑之中也。鬼得而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世有發姦摘伏如神者。固不至縱有罪以長姦惡。況權衡予奪。眞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正直。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

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鯀爲黃能。彭生爲豕。載於左傳。褒君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粧爲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回。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鐵負鞍。今日操筆弄墨。他生載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謗襲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爲輪回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者。如閻浮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白樂天自誨曰。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則其死也。豈不甚易哉。以難得之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不兢兢業業。晝驚夕

惕爲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智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唯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見能知之乎。備見元本。餘者不錄。

三教平心論校譌

余於書肆中得舊鈔本一册。有棨竹堂藏書鈐記。卽元人所撰三教論也。攜歸後。藏諸篋中。十有餘年。茲因刊書之便。以明刻北藏本校勘一次。雖有糾正。尙不能一無錯誤。姑誌於後。異日得有元刻本一訂。誠爲快事。咸豐三年八月。仁和胡珽識。

序　一頁九行　應題撰人名氏。

上卷二頁四行　極巧誤。原作極功。十五行　積行誤。原作積功。

三頁十五行　密、當作蜜。

四頁四行　善人誤。原作善入。

六頁十五行　桂下吏、當作柱下史。

八頁七行　笞字誤。原作畧。十四行　弈、當作奕。按兩字有別。十五行　傳、當作傅。按卽謂傅奕也。九頁四行十三行十頁一行三行五行並當作傅。

九頁十三行道人梟句疑有脫。按佛祖通載作道人土梟。十五行聚塵、或云當作聚塵。按通載亦作聚塵。大約作塵沙解。

十頁三行闡、當作闡。四行菩蔭誤。原作菩薩。

十二頁四行時見誤。原作持見。

十三頁三行執大誤。原作執大。八行而外下疑脫戶字。

十五頁九行慵字誤。原作傭。

下卷十九頁五行殞身以、當作殞身於。十三行不出誤。原作不世。

二十頁二行力行下多衍字。應抹去。

二十一頁三行賡當作贊。八行射字誤。原作財。十二行檀魄二字疑有訛。十三行乎字誤。原作平。十三行驕、當作驁。十三行婦字誤。原作歸。十四行強言以下疑有脫文。

二十二頁一行陋、當作詔。六行曰字誤。原作由。十五行太過誤。原作大過。

二十四頁七行日見當作日見。

二十六頁二行自字誤。原作目。六行尺、當作文。十二行密、當作蜜。下同。

三十三頁六行證字誤。原作證。十一行形字誤。原作刑。

三十四頁八行載字誤。原作戴。十行懲字今刻有訛。

三教平心論補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按是書過崇釋氏曲詆先儒名爲平心實多偏見胡氏特搜秘笈刊入叢書恭錄世宗憲皇帝上諭冠諸卷首蓋欲使觀是書者紬繹聖訓得所折衷斬不惑於執一之論則是書之或純或駁宜去宜留已不待煩言而自喻今故依原書覆印仍爲校正譌文補列於左云戊子春日鑑謹識

上卷四頁十五行　政、當作征。

六頁十一行　叛、當作判。

七頁五行　太、當作大。

九頁一行　蟬字誤。原作磾。

十頁十三行　狹字誤。原作狄。十五行　中上、疑當作中土。十五行　反字衍。或云當在下句而字下。

十三頁二行　輕、當作不。四行　拙、當作黜。

十四頁二行釋家、當作釋迦。

十五頁一行狹字譌。原作狄。

下卷十八頁十四行澗屬、當作洞燭。

十九頁十行法鍼、疑當作法欽。蘇文忠遊徑山詩。王注引山門事狀云。徑山第一代國一禪師名法欽。唐代宗嘗召至京師。此所引當卽其人也。亦見艇齋詩話。十一行夫、當作元

二十頁十一行近助二字有譌。疑作陽助。

二十一頁十三行校謂云。糧餽二字疑有訛。今按疑當作糧餓。

二十二頁二行取、當作請。五行所時也。所當作斯。

二十四頁六行柳下當有州字。

二十四頁四行出世、當作世尚。

二十七頁十一行察之當作之察。

二十九頁十二行殊而誤原作殊不。

三十四頁十五行競競當作兢兢。

校譌二頁一行注聚塵或云當作聚塵按塵塵二字當互易原本不誤。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三教平心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劉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二六九

朱十三